

續
文獻通考

卷二三七——二三九

74
5266
65



門保
號 5266
卷 70-65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西夷

西夷

吐蕃即西番

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
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至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
邏婆川 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祥河西既而滅土
谷渾盡有其地 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唐末衰弱種類
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 宋時朝貢不
絕神哲高三朝皆授以官 遼竊中原時亦入貢又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三十七

七

三百九十九京

小蕃大蕃胡母思山蕃之別 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碣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山則岷崙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其風俗樸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字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峯駝青稞麥登豆獐羊地距松潘四百八十里東北鄰陝西東界四川雲南二省

皇明洪武庚戌秋八月大將軍徐達征西蕃既拔河州遂

遣耿天璠等招諭蕃師何瑣南普化兒只汪來等降之時元卜納王逆命天璠追至阿撒里忙打必失腦兒禿魯于敗其院使馬密等乘勝同指揮趙珂以兵踰禿魯于等地擊之卜納王惧遣太子及馬密等獻印牌請降於是河州以西朶甘思烏思藏等部悉歸癸丑秋令諸酋舉故有官者至京授職遂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分其地設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谷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谷曰朶甘丹曰朶甘滄塘曰朶甘

川曰魔兒勒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
別思麻又千戶所十有七以部之仍其俗封番僧為六
王曰灌頂國師曰贊善王曰贊化王曰正覺大乘法王
曰如來大寶法王皆給印章 誥命俾領其衆自是襲
封不易每入貢給勘合許其自達云闡化闡教輔教三
王貢使自四川入贊教贊化王自陝西入惟大乘大寶
二法王不給勘合貢無常期惟差僧人入貢今雅州等
處皆貢道也每請封 朝廷命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
充正副使奉 誥命及袈裟僧帽數珠鈴杵等往四川
陝西出境 國初平羌將軍宋晟歷洪武永樂中久鎮
西垂陝西諸蕃畏而服之積功封西寧侯又將軍才王

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夷民安輯以故四川諸蕃敬
信才大夫昔人云若在邊疆則 邊疆重顧可非其人歟
按五王諸僧番族在四川界西寧洮岷番族在陝西界
西寧在黃河北洮岷在黃河南其貢則四川威茂松潘
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者三歲一貢貢百人多不過
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洮岷番
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族二年一貢大族四五人
小族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歷宣德迄天順貢賞請襲
如故 成化十二年貢使賞少減 十九年西番滿松
反侵內地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
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蚕食諸蕃勢漸吞併識者慮其

勾結深入如前代吐番吐谷渾事當是時虜在青海言
官議前代有屯兵青海以絕羗虜連和內侵者然徵輸
調發民力大困二十年調朔方勁兵逐勦虜避走松潘
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
守都督鄭卿討之不克自是歲入境殺虜人畜八年
洮岷番賊數犯鞏昌焚殺尤甚隴右騷動舊律邊兵不
許擅出境及是尚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襲至賊巢勦
殺以故番人頗畏之未幾移兵入套防秋番賊得乘虛
又入寇臨洮鞏昌等處兵部尚書李承勛請以西寧專
責成瓊遂督兵入多勦殺功威頗行于西域顧夷性
非可懷服稍怠輒啟心云萬曆七年二月閣臣張居

正奏近者接得巡撫甘肅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歲僧
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
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
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
念經有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
廷進奉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
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
太平是我的好心歷書禮物四層觀世音一尊璽璽二
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
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臨寫等因并虜酋順義主
俺答亦有稟帖為本僧轉乞通貢俱投到臣看得到烏

思藏僧人鎖南堅錯乃虜酋俺荅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嘗欲西捨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待其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荅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虛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除求貢一事已奉 明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參預密勿義不得與以夷相通查得 國初翰

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 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况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略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 勅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奉 旨卿輔理勲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人嚮風慕義之誠鄭端簡述史氏之言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逼遷西周附隗囂旅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

寧正德以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啟瓊議欲於洮岷河蘭
間繕城堡遠斥候廣儲畜謹脩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即
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
也

哈密城

此通西域自漢武始

國家於西北邊設立甘肅等衛自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
關關外建七衛而哈密又在六衛西又去肅州不一千
五百餘里本古伊吾廬之地唐之伊州也俗最獷悍其
產馬橐駝玉石鑛鐵糝米豌豆麥大尾羊楸子胡桐律
陰牙角香棗其北天山與瓦刺界西接火州回回韃靼
雜居之爲諸胡往來之津元宋時伊州將陳姓者

地封族屬分心納失里爲肅王居之肅王死弟安克帖木

兒嗣

皇明洪武中太祖定陝西命將守嘉峪關 永樂二年諸
番遣使貢馬始即其地設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
定諸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仍王哈密其頭目
馬哈麻火口等爲指揮等官 四年 賜王紵絲六十
疋絹二百一十四疋祖母母妃各紵絲六疋絹六疋燔
母紵絲四疋絹四疋 六年又 賜王紵絲五十疋絹
二十疋織金紵絲衣三套皂麕皮靴二雙氈襪二雙祖
母母并妃金絲段六表裡未幾被鬼力赤毒死無嗣乃
索其兄之子脫脫自幼俘居中國至是 賜以金印玉

帶遣使送入哈密襲王王國事令察諸番向背凡番使
 入貢就此譯遣亦漢斷匈奴右臂意也部下有回回畏
 兀兒哈刺灰三種各令其酋自為都督佐之脫脫故子
 孛羅帖木兒襲王 成化八年酋者林弒孛羅帖木兒
 無嗣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不廢朝貢 九年土魯番
即唐之吐番夷速檀阿力王入哈密劫王母奪金印部落遂播
 遷匿苦峪城或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事聞
 朝廷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比至哈密衆已
 潰又土魯番去遠文等但調罕東赤斤等番兵數千駐
 苦峪數月而還王母金印竟不返盖自是阿力謂中國
 易與志頗驕橫戊戌速檀阿力王死子阿黑麻稱速檀

未定時王母外孫畏兀兒之種都督罕慎寄寓肅州壬

寅甘肅守臣以聞 詔歸罕慎襲王爵甲辰遣都御史

王繼總兵周王太監覃禮送罕慎入哈密城還 朝皆

以興復功受賞罕慎性貪殘及索番使往來道路錢亦

多恨者 弘治改元阿黑麻年壯謂罕慎非脫脫族不

當嗣尋以計誘而殺之亦未敢顯言據哈密遂遣使入

貢言罕慎病死且乞封時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

小夷來亦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擅求代王王哈密宜

降 璽書切責 朝廷從之 辛亥王母故其酋牙蘭

以金印城池來歸下兵部議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

朝偽稱忠順王裔尚書馬文升曰哈密國回回畏兀兒

哈刺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侵擾哈密須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遂命通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誰可主哈密事者貢使舉王姪陝巴對時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字刺等亦言之文升遂請於上詔從之壬子春遣使送陝巴入哈密嗣忠順王識者度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番必不心服及阿黑麻聞之果怒遂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而去時弘治癸丑也報至大學士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文升曰西域貝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

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請行衆謂此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邊事付之何人遂止先阿黑麻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是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奉璽書領貢使往經略之海等至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竟留不報海不得已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以上命修嘉峪關止捕其黠詐回回教令阿黑麻爲奸者二十餘人奏發戍廣西遂閉關絕西域諸番貢令彼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文昇亦請發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廣東福建甲寅春海等還以無功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閑住由是阿黑

麻有輕我心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
甘州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報至下廷
臣議文昇言於朝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
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馱水以行使我有
備以逸待勞出奇擊之必令疋馬不返此殆以虛聲恐
我耳又以宣示夷使在京者伐彼邪謀已而阿黑麻果
西去令頭目牙蘭率番人二百餘據哈密文昇曰此虜
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威彼終不知畏須用漢陳湯故
事懲之聞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請夷情因授意彼處守
臣遣翥請京乙卯翥至文昇首詢以取牙蘭計翥對罕
東衛至哈密道里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

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必成擒夫
文昇大喜請于 上勅巡撫甘肅左僉都御史許進總
兵又都督劉寧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及太監陸閻等
帥師由南山捷徑檄罕東調番兵已而寧等兵駐嘉峪
關外候罕東兵久不至寧不得已遂及清冒險而入阿
黑麻聞大兵至先率衆遁惟留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
領番夷數百人登臺自保城中空然進至僅斬首六十
餘級而還文昇議以兵遠涉哈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
亦多各宜加陞賞從之加閻俸米二十石寧陞左都督
加米百石進陞右副都御史清實授都督僉事久之阿
黑麻以閉關不得通貢貿易且先遣來頭目寫亦滿速

兒等來歸居常恚然 十年丁巳遣使送陝巴及金印
 來歸文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然後取寫
 亦滿速兒等于閩廣付甘州侯 勅及賜賚是冬起王
 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三邊經略哈密明年越
 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遣千戶張仁奏言近番酋引罪
 宜封其故王以守之無何越卒是秋賜陝巴蟒衣彩段
 冠服仍封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 戊午春陝
 巴入哈密仍以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 奄克
 孛刺係畏兀兒拜迭力迷失係哈密翼佐之 庚申甘州巡撫
 都御史周季麟以護送陝巴者 上聞論功太監陸閻
 總兵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陝巴主國頗

培克屬衛阿孛喇等怨之已而阿黑麻死子速檀滿速

兒立阿孛喇等因誘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年才十三
 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洲真帖木兒避居刺木城遣人
 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守我歸本土無
 它也時鎮守官遣舍人董傑等偕都督奄克孛羅寫亦
 虎仙往諭且令陝巴仍守國阿孛喇不聽欲真帖木兒
 守之奄克孛刺遂執阿孛喇等六人殺之還執鎮守官
 復遣都指揮朱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羈住
 甘州 正德元年 子速檀拜牙郎嗣淫虐不親
 政事 八年秋為屬夷 土魯番速檀滿速兒令
 酋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

印火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
州索賞時巡撫趙鑑以金幣二百往送土魯番諸酋明
年春正月撫夷官纜入哈密滿速兒率眾亦至遂及火
者他只丁及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等
寇甘肅貽守臣書索幣萬計且挾以許我即獻城及金
印否則即插旗甘州門總制都御史鄧璋請專 勅大
臣一人經略哈密 九年秋八月又遣都御史彭澤往
時言官咸謂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大學士
楊廷和怒斥言者 命下澤至會火者他只丁寇赤斤
苦峪諸衛且促幣澤謂夷情可利誘遂遣通事火信馬
馴等偕寫亦虎仙齎幣二千及銀器往贖哈密城印時

虜勢猖獗有嫚言火信等詒以後增幣一千五百死時

火信尚未旋澤乞致仕有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

澤舊守真定陰授意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並總

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回澤別委以重大之寄澤又賄錢

寧斬貴陸完等覆其奏召還掌院事

京山高氏岱曰彭澤詐幣贖城事涉欺罔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有是乎或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以著盛滿急欲引退耳然如國事何哉

先是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

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欲要

我以難從之事後事之變故無形非臣愚之所逆覩不

報已而速檀滿速兒亦遣使亦思馬因滿刺朶顏等歸

金印及哈密而留速檀拜牙郎不遣

鄭端簡云是時土魯番四出侵掠關

外諸衛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因改趙鑑為操江都御史

陞陝西左布政李昆都御史巡撫甘肅昆又以雜幣二百死付送印使者以歸仍質留虎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王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為及亦思馬因等回告速檀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倒刺火者等來詰幣又脅土巴部落入嘉峪關誘肅州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為內應九疇亟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禦寧全師敗沒存禮僅身免九

疇大懼亟索夷人居肅州城者倉卒驅之出城又收通事毛見虜使巴思通賊都督失拜烟谷等諸奸細捶殺之乃亟調屬夷劫其老營遣人結北虜瓦刺擣其巢穴破三城速檀滿速兒懼尋引退九疇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正德十一年也於是甘肅御史王光兵科給事中汪玄錫等論劾昆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有勅切責昆尋擢陳九疇為都御史巡撫甘肅自後土魯番每以殺二夷族使為舉端不時入寇未幾失拜烟谷子米兒馬黑麻入貢至京因賄貴倖突入長安左門稱冤下錦衣衛令兵部三法司會議行河西訊

報 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王瓊請廷鞫幾殺澤九疇昆

降浙江副使二人俱削籍 十四年 上幸會同館寫

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 上賜國姓從南征

嘉靖改元寫亦虎仙復論斬死獄中瓊謫戍澤起為

兵部尚書昆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米兒

馬黑麻亦論死 二年滿速兒侵甘肅大肆殺掠九疇

出禦大破之殺火者他只丁巳而兵部尚書金獻民至

遂用九疇議閉關絕貢尋以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遂

罷之 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遂入沙州 五

年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至亦議還哈密城印許入

貢以此羈縻之未幾一清召入閣以尚書王憲代之憲

乃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土魯番諭以悔過歸我哈密

不報 六年議禮諸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璠並追論

哈密事由楊廷和曲庇彭澤釀茲大釁乞急用王瓊以

寧西鄙 七年滿速兒劫我曲先衛人牙木蘭內侵牙

木蘭不從遂擁帳內徙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駐牧

因留肅州是春起王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憲瓊

至會滿速兒請以哈密易牙木蘭瓊即欲縛牙木蘭與

之易哈密事聞兵部尚書胡世寧曰曲先衛本中國羈

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

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

至于今中國為彼欺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

而哈密為餌釣大利宜 勅王瓊為忠國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 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遂留不遣世寧因薦馬昊施儒楊必進陳九疇皆可將語頗侵內閣張亨敬又張與桂萼必欲論九疇死並罪廷和世寧力爭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得不殺謫戍邊澤及獻民閑住世寧不安其位遂乞歸以李承勛代之己丑洮岷番賊深入臨鞏等處攻劫寨堡敵傷官軍搶殺人畜時巡按御史胡明善以聞承勛請

于 上曰西番土地因被西海虜酋亦十刺侵占日久而內徙將來番胡交通愈肆猖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為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伏望廣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制馭西番事宜悉令總制尚書王瓊從長區處 詔從之瓊乃會鎮巡官議曰番夷反形大著然非臨以大兵則懷疑觀望者撫之未必即從不即搗其巢穴則怙終不悛者兵退必又復出乃先遣遊擊將軍彭斌以兵設伏鎮守都督劉文統兵會洮岷官軍及民夫五千餘分布要衝是年二月二十日兵次于洮岷遂分遣撫夷指揮守武等深入曉諭

各族於是洮岷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荅祿失等
一十三族岷州西溝等一十五族皆受 諭畏服仍給
以白旗量加犒賞惟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一十一
族岷州刺郎等五族恃險不聽三月進兵直抵其巢斬
首一百二十三級又兵至著落寺大墻垣等十族又斬
首二百三十九級其聽 諭者撫之捷聞 賜勅勞瓊
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先是土魯番遣使貢獅子因
乞歸哈密通貢瓊遂奏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烟
荅子米兒馬黑木守哈密且放歸羈留各番貢使是時
獨胡世寧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
必欲復哈密廷臣右之竟如瓊言

鄭端簡曰是時瓊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
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為土魯番所
逐失其故土駐牧西河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尾刺結巢
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十一年速檀滿刺兒虎力奶翁同天方諸國入貢詞頗
驕慢多所挾求又佯許以哈密城歸先是胡世寧建議
忠順王速檀并牙郎已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
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族以其同種
類亦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已久欲驅之出城不可
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今日有忠順王嫡派應
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為守不過一二

年復爲所據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王命寃詰城印以中彼索求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絕之廢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至是尚書桂萼申議以爲志事功者王于興復憫民命者頗事棄絕此皆不通時勢而膠于一偏之見也遂條陳土魯番夷情凡十三款末言哈密之地必欲興復其勢有五不可又言勢雖衆不可興復亦不可廢棄一則祖宗所立之疆土不當棄一則指以恢復爲名以羈縻夷心彼以爲漢人必不捨此地常以爲奇貨誘我如棄而不講彼以爲我不以哈密爲輕重必啟其侵謀肅州之心大爲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復而亦不可棄也又條甘肅邊事數款上之 制曰可遂不用兵哈密是時來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黑木母管理兵部遂請于上許其通貢著爲令以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雖多入京止許十二人餘留塞蓋自是哈密入土魯番據矣

按西番在本朝互市茶馬羈縻得法雖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 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漸有并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蕃吐渾谷之事誠可慮矣 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荷蒙 廟謀撫勦並用破若龍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正如趙

充國伐先零而赦罕开古今一道也或曰虜在西海既
可慮矣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
必脩強雖備之而為計甚難前代固有屯兵青海以斷
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輸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為法
也如正德中謀臣不考故實議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
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餘計竟無成功此可以為
戒也為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候廣
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盛連河西番有內
侵之憂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鞏昌古天水郡要害之
地以拒之斯為良策矣

再按周初通道始貢厥獒光武閉關而謝之誠以其地
不可農其人不可役第不歷吾疆場之慮斯得計矣馬
鈞陽亦老将哉後來兵之則風氣招之則增幣迭選一
二智謀大臣相繼而往勾當而還嘉靖中霍渭厓力謂
哈密當復條其可虞者三且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
甘肅所以保陝西也吁胡端敏之議不可易也得老将
如趙充國而專任之且久斯可紓西顧之憂矣

于闐

在葱嶺北二百里東抵曲先北連亦力把力即瞿薩曰那
國也地最大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設都護治之今
存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自漢至宋朝貢不絕 遼聖
宗統和七年開泰四年俱入貢 金時遣滿剌哈撒木

續通志卷之三百七
丁等貢玉璞 十二年吏部員外郎奉使至其國是時
國方制弱鄰國交侵人民皆竄伏山谷間境內蕭索惟
火州魯陳哈失峇力阿力稍有城邑 皇明永樂戊子
頭目打魯哇亦不刺入貢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相攻
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俗喜浮屠法好歌舞人稍
知尊卑禮節有中土風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礪砂
硃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葉布名馬膃臑臍金星石水
銀阿魏安息香鷄舌香葡萄獅子

魯陳

魯陳國去哈密千里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
小帽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巾
垂髻于額但至其國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最難過
馬過之輒死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
即阿力馬力

赤斤蒙古

地在肅州之西四百三十里西至沙州界一百八十里漢
燉煌酒泉二郡地也宋爲西夏所據元爲瓜州地屬沙
州路丞相苦木部居之 皇明永樂二年故鞞卑丞相
苦木之子塔力尼等率五百人來歸 詔設赤斤蒙古
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 賜誥印尋改爲衛 命哈
力尼爲指揮僉事 十一年遣頭目鎖南吉利刺獻叛
虜老的罕等陞指揮使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自後

朝貢不絕及土魯番亂衛遂播遷其產麩金鼓礮礮砂肉蓂蓉胡桐律監鞞草栢脉根沙棗駝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

皇明洪武壬申入寇命涼國公徃討土酋哈答遁去

丁丑入貢因立罕東衛及罕東左衛官其酋長鎖南吉

刺忍為指揮僉事 永樂二年鎖南吉利思與其兄答

九校等十六人貢馬陞鎖南吉利思為指揮使以塔力

襲指揮使頭目奴奴指揮僉事自是歲貢不絕嘉峪

關諸衛中惟罕東最弱 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

密二罕東不能支流散各城 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

魯番始稍生聚羸農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

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 嘉靖中命王瓊督兵討之

鄭端簡公云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坐

困邊儲

曲先

地在甘州迤西南東抵安定衛西抵肅州衛亦西戎部落

也漢為張掖郡地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 皇明永樂

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 宣德元

年散西思討叛夷有功加國師禪師秩尋遣使入貢

正統二年頭目黑麻能遣指揮火丁等貢方物 嘉靖

中衛人牙木蘭為土魯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魯番時

時率眾侵哈密擾我甘肅已而與土魯番疑貳擁帳內
附土魯番請還我哈密牙木蘭欲殺之警動我屬夷
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為不可乃止自是嘉峪關西諸衛
皆為土魯番侵擾不復為我藩蔽

鄭端簡公謂哈密衛安定衛阿端衛赤斤蒙古衛罕東
衛曲先衛罕東左衛皆在嘉峪關外迤西然皆即番酋
統治之不襲前代設郡故智自是沙州徙于嘉峪關兵
守嘉峪以時啟閉以受番使朝貢無它也前代遠戍為
中國生靈之擾今以夷治夷外攘而內益安

安定阿端

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居以

羶帳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為月支匈奴境漢武拓

地始置燉煌郡治焉 皇明洪武甲寅秋八月撒里畏

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鎧甲刀劍等

上賜織金文綺四疋遣之即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若

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乙卯夏

四月以安定衛襲封嗣王其四部改置安定阿端二衛

指揮使自是朝貢不絕安定王系哈密宗屬 永樂末

安定與曲先叛戕我使臣擾邊 洪熙元年冬十月以

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為都督討之英率番漢兵設伏

出奇搗其巢穴擄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

牛羊十三萬餘遂平仍朝貢 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

乃服屬之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不知古何國地居沙漠間在肅州西北三千七
百里疑即焉耆或龜茲地也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
今其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東距火州西抵
撒馬罕兒南接于闐北連瓦剌地無房屋逐水草置羴
帳以居畜牛羊駝馬少五谷飲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
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罽裼帽插鷩鷩翎設綵繡
羴帳席地而坐與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其山有
白山中常有火煙蓋出硃砂之處採者着木底鑿取之
皮着即焦有熱海周數百里夷呼亦息渴兒所產有銅

鐵鉛雌黃胡粉馬羴牛孔雀攏榆駝葡萄刺蜜亦有阿
魏白羴布硃砂元名其地為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
合丹於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基公直為使後置元
帥府以領屯田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人貢馬 永樂
丙戌王沙迷查干遣人貢玉璞 十六年頭目速哥克
刺滿刺來朝言歪思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為
王徙其國西去遂更國號亦力把力 正統二年國王
也先不花遣使貢玉璞駝馬 天順以來入貢不絕其
俗逐水草以居食肉酪席地而坐其產銅鐵鉛雌黃胡
粉馬羴牛孔雀攏榆駝葡萄刺蜜阿魏白羴布硃砂

火州

地在嘉峪關外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瓦刺自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郡縣也後為回鶻所據宋時回鶻入貢元時號畏兀兒太祖平西域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國朝稱火州以其山色如火也 皇明永樂己丑冬十月遣人入貢 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歸言風物蕭條市里居民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 永樂七年火州遣使朝貢 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王璞自後入貢不絕其俗多凶奴烏孫事神信佛貴食馬好騎射其產馬橐駝胡桃葡萄蚕砂鼠矸砂胡桐律刺蜜鹽白氈布鎊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土魯番即唐交河縣其風俗物產大約相同

哈烈

在肅州之西相去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即漢之大宛也其地俱平川四面皆大山沙哈魯國人尊之為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庵都淮八刺墨等城皆隸焉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國王之居窓壁以金銀瑟瑟為飾地施氈罽重席而坐

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王禮儀簡略君臣相見但行跪
禮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坊市不設斗斛但用權衡凡
宴會環列而坐酒器用金銀餘用陶瓦食亦無七箸惟
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為至親死無棺槨以布囊裹
屍瘞之國有學舍以居遊學之士無正朔不用甲子以
七日為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為上吉
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恐褻天也
其產亦有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水晶翡翠名馬狡狎
即獅織鳥毳為鑽伏紋如紈綺又有花毯極細密色久
不變食物有葡萄巴旦杏蘿蔔大者重十斤 洪武壬
申遣使 詔諭酋長賜金綺 永樂七年頭目麼齊等

朝貢 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玉石
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衆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清賦歛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

撒馬兒罕

地在亦力把力之西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即漢之
屬賓地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土田膏腴宜五穀饒
衍甲諸國人物秀美多藝能充駱馬帖木兒主其國東
有養夷其地惟成半數百人處孤沙鹿海牙地在撒馬
百里據小岡立城人賽藍其地去撒馬兒罕千里達失
繁庶依崖谷而居午地宜五穀人稠密實朴西有渴石地在撒馬兒罕西
模宏麗故酋駙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諸城皆隸焉 皇明
洪武丁卯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貢駝馬

詔厚賜 己巳又貢馬 辛未貢海青馬賜 敕賚
予之 甲戌帖木兒遣使迭力必失上表貢馬二百疋
乙亥 上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遂留
其國已而帖木兒卒孫哈里嗣 永樂五年哈里令虎
女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 詔厚賜 正統十二年貢
馬及玉石十四年又貢 成化十九年阿黑麻王貢二
獅子 上命遣中官迎之 弘治三年由海道貢獅子
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嘉
峪關入 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答兒密
在海中迷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服屬撒馬兒罕 皇明永

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按桂文襄廣輿圖西北夷有小國曰哈三曰哈撒兒沙的蛮
曰哈失哈兒曰哈的蘭曰賽蘭曰掃蘭曰亦力把力曰也克
力曰把丹砂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麻曰察力失曰幹
失曰卜哈刺曰怕刺曰失刺思曰你沙兀兒曰克失迷兒曰
帖必力思曰果撒思曰火壇曰火占曰苦先曰沙六曰海牙
曰牙昔曰牙兒干曰戎曰兀倫曰阿迷曰邪思城曰坤城曰
捨墨曰擺音曰克訖曰元方曰日落謂諸國皆經哈密入貢
或三年五年無恒期後哈密殘破多徑叩嘉峪關然亦未數
至也夏言亦云知日落者國名甚多朝貢絕少竊觀武王始
通道于西漸諸小夷皆得聞我聲教然貢使亦頗數煩費

山台公族葵之訓為萬世慮至遠也

西洋古里

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
瀕大海南距柯枝以接狼奴兒國其產沉香木香西洋
布五色布白鴈胡椒馬五色鴉鵲石 皇明永樂元年
國王馬那必加刺滿遣馬弋朝貢馬三年又遣使朝貢
詔封為古里國王給銀印 誥命 五年令太監鄭
和賜王 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地頗宜穀麥人淳厚
行讓道路不拾遺最喜事浮屠又柯枝國與錫蘭山相
峙去古里有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
金為佛每巨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 永

樂二年王可亦里遣先者答兒來朝二十一年復遣使請

封其國之山 詔封為鎮國山 御製碑文賜之又有

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馬頭也俗尚浮屠
少物產歲藉榜葛刺國米為食是時鄭和亦至其國王
瑣里人遂遣使入貢

阿丹

其國邊海倚山國富民饒皆奉回回教 皇明永樂十九
年太監鄭和奉 勅賜王冠衣國王進金鑲寶帶金冠
并鴉姑各樣寶石蛇角等物貢獻

瑣里

西海中小國也產撒哈刺紅八者藍布覬木里布白苾布

洪武壬子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丹八兒奉金字表朝貢遂圖其土地山川以獻賜統曆金幣 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阿速

在西海中為大國俗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鬪物產饒氣涼暄適節 皇明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八答黑商

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于此 皇明永樂間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等

按會典中又載有南巫里國急蘭丹國音刺尼國

此國窟察尼國音刺尼國音刺尼國彭加那門拾刺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俱永樂年間朝貢

默德那

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亦不食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為本 皇明宣德壬子冬十月國王

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

沼納樸兒

在榜葛迤西古天竺國也在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座國乃
釋迦得道之所 皇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刺
金遣人來朝貢

榜葛刺

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大從蘇
門答刺海西北行二十日抵瀾地港是為
港十六站至瓊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
十站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
平頂以白灰為之周圍以磚成甃砌內門

柱皆黃銅包飾雕珍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
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
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百數于殿前王正殿高座嵌八
寶王箕踞坐其上劒橫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
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絲帨躡金錦羊皮靴俗尚信
義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穿頭衫圍色布
絲綿不施脂粉耳垂寶釧頂掛纓絡髻椎後四腕手足
戒指又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
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托則同村人輪膳官有印
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
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高你布甕羅錦翠羽金繡巾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瑠璃 皇明永樂戊子國王雷牙思下遣人朝貢 賜
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三疋絹
六疋 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 十三年命少
監侯顯奉 詔勅往諭仍 賜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
目人等各有差已而國王寒弗丁遣臣把一濟等奉金
葉表文貢麒麟 正統三年又表貢今中國佛殿皆金
碧耀日而佛像盤坐豈所謂八寶嵌座而王箕踞者故
仍其俗歟

拂菻

在嘉峪關外萬餘里宋元豐元祐中皆來貢東自大食及
于闐回紇境達中國 皇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提
古倫賞 詔諭之尋遣人來貢俗土屋無瓦不尚戰鬪
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葡萄

天方

在海西之盡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
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爲盜酋
長治不事刑罰亦無科擾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
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寺分爲四方方九十間共三
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
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每見月初
生其酋長率其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又日落聚
爲市蓋日中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刺

法豹鹿馬八尺高名天馬珊瑚犀角 皇明宣德七年
國王臣深遣臣沙巖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
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牒幹

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曰八沙溜
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
年溜曰加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
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 皇明永樂中國王亦
刺福遣使來朝貢

左法兒

會典所載鄭端簡以與祖法兒為二國

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女人
出則以布兜面不令人見俱奉回回教門產西馬
頂駝鷄福祿片腦沉香乳香 皇明永樂中王亞里遣
人來朝貢 宣德中又朝貢

加異勒

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備鄰國 皇明末
樂中國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別里呆不等來朝貢 宣
德中亦遣使朝貢

黑葛達

地小民貧俗尚佛長刑 皇明宣德中國王遣使十八人
來朝貢

日羅夏治

西海中小國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 皇明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鎮等來朝貢

覽邦

地去西域遠甚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 永樂宣德中嘗附隣國貢方物

緇失者罕

去失刺思數日程俗故事僧僧所至必飲食之尚氣健鬪

皇明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失刺思

皇明永樂間遣人來朝貢 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敏真誠

國亦大 皇明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波斯以後諸國 皇明無述姑記之以備查攷

波斯

遼太祖天贊二年六月波斯國來貢

木波

初西番既哀其苗裔曰董種其子曰巴毡角始附宋賜姓

趙改名忠順忠順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為左

武大夫遷領來州防禦使襲把羊族長 金定陝西世

昌換忠翊校尉既而鬼蘆族長京臧殺世昌金遣兵執

京臧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為把羊族都管大定

四年宋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

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隣族木波隴逋麗拜丙離四族
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
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
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
其北麗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高寒無絲粟五穀惟產
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
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金爲其父報
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移刺成至臨洮使人招結
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
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管賜後木
波苦邊將貪暴相率爲寇掠同知臨洮尹楊仲武從數
騎入其營曉諭羌人喜悅寇遂息後木波復侵熙河熙
河王帥使人諭之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金
復遣仲武往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幸見公願終
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
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乃羅拜而
去

大食

遼太祖三年八月大食國來貢聖宗開泰九年九月大食
國王遣使進象及方物爲其子冊割請婚以王子班郎
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

吐谷渾

吐谷渾自遼太祖天贊三年攻拔其城後自太宗天顯八年至聖宗統和二年無歲不通貢至興宗重熙十一年以吐谷渾多鬻馬于夏詔沿邊築障塞防之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之於遼叛服不常太祖神冊三年二月党項遣使來貢五年叛因西討党項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太宗之世時遣使來貢會同五年党項逆命伐之聖宗統和元年党項十五部復寇邊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破之已奏党項酋長執夷離謹子隈引等乞內附乃加撫納復通貢如初十五年正月河西党項復叛復詔韓德威討復之貢如初十九年三月党項復叛又討

服之貢如初開泰二年西南面招討使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恐遂為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遂詔李德昭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五年酋長魁可來降太平六年因設党項別部場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興宗重熙十三年党項等部復叛附夏國元昊親執党項二部酋長來降自後不復聞云

高昌

高昌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元時號畏兀兒地太祖平西域

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其山有靈山者石皆黑紋如毛石
又白石堆石骨堅潤夷呼為千萬羅漢削髮涅槃之所
所出馬橐駝胡桃葡萄刺蜜羊刺草上生蜜味甚佳 塩又有白蠶
布野蚕所結繭絲如細纒取織為布用以市易阿魏亦
其地產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煎為之

烏孫

遼太祖時嘗來貢

鼻骨德

鼻骨德不詳所自遼太宗天顯三年鼻骨德來貢六年九
年十一年十二年會同五年七年八年貢九年鼻骨德
奏軍籍稱宗應曆元年貢二年貢五年貢六年貢七年

貢景宗保寧二年貢四年貢五年鼻骨德部長曷曷

覽來貢開泰五年三月鼻骨德部長撒保特賽刺等來

貢興宗二十一年七月遣使詣鼻骨德捕海東青鵲

西夏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賜姓
李至宋李繼遷始大據夏銀綬有靜五州緣境七鎮東
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
太乙金鑑訣野戰歌製卷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其
俗衣白窄衫氍冠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設官分文
武冠用金縷貼間起雲銀紙貼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
解錐短刀弓矢穿靴秃髮耳重環紫旋欄六襲出入乘

馬張青蓋以其二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革樂
五音爲一音裁禮九拜爲三拜凡出兵四卜一炙勃焦
以文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於地求數若揲著三呪羊
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
吉羊心有血則敗曰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獻至期
病惟召巫送鬼或遷他室名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
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鷄猪犬血和酒貯罇牘中
飲之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
不不復仇者集壯婦享以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俗
曰不避去訴于官官爲和斷殺人者納命

入麥草豈青稞麻子苦子蔓鹹地

實從容苗小燕蕪席鷄草子地黃葉登雁草沙葱野悲
拒灰條白蒿鹹地松實民年十五爲丁二丁取一爲正
軍負擔雜使一人爲抄四丁爲兩抄它丁皆習戰陣正
軍馬駝各一每家自帳團練使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
匹橐駝一旗鼓五槍劔棍楛杪袋兩氈渾脫鍬鑿箭牌
鉄旅籬各一駝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砲
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齋糧不過一晝則
舉烟揚塵夜則篝火爲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殺鬼招魂
或射草縛人出軍用卑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
重甲乘善馬以鉄騎爲前鋒用鉄勾索級聯雖死馬上
不落此其俗大槩也初臣宋賜姓趙已繼遷叛宋附遼

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復姓李自後連年
三貢妻以義成公主封夏國王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
復附遼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
仍賜推忠効順啟聖定難功臣連來貢繼遷子德明授
朔方軍節度使繼遷死冊子德昭爲夏國王妻德昭子
元昊興平公主以元昊爲駙馬都尉德昭死冊其子夏
國公元昊爲王歲來貢已因納党項之叛興兵攻之元
昊伏罪乃罷兵元昊死子諒祚立爲夏國王初與遼絕
尋稱臣奉貢如故諒祚死子秉常冊爲夏國王秉常死
子乾順冊爲夏國王復尚成安公主遼亡因臣于金天
眷二年乾順死子仁孝立遣使冊命爲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後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夏國仁孝分西南
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上表爲求封廷臣
議許之上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稱藩歲久
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宰容此耶不許其請已仁
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初以仁孝請置蘭州保安
綏德榷場未幾罷至是仁孝請復舊詔仍置綏德榷場
使人止許留都亭貿易仁孝死子純祐立復置蘭州保
安榷場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祐自立再閱月死于
廢所使純祐母羅氏爲表言純祐不能嗣守故大臣定
議立安全爲王使奏告遂封安全爲夏國王安全死族
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文大都督府王立在安

全死前一月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勢侵掠邊境已鄙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遂與金絕亡何與金相繼而亡

阻卜

阻卜不詳其始遼太祖太宗聖宗時歲來朝貢聖宗時嘗置阻卜等部節度使其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以叛沿邊諸部皆叛命化哥討之破其酋長烏八之衆烏八尋來朝封爲王詔依舊歲貢馬駝貂鼠青鼠皮等物已阻卜入寇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惠復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西阻卜諸部皆叛詔蕭惠再討興宗之世朝貢不廢道宗時阻卜酋長復叛以晉王仁先領禁軍討之擒叛酋以獻餘朝貢如故阻卜磨古斯叛於諸蕃部兵討之擒磨古斯以獻餘朝貢如故至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西北地附錄

途魯吉 柯耳魯 篤來帖木兒

畏兀兒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四處站及交鈔庫 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土魯青即唐交河縣永樂七年火州遣使來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等俱遣使貢馬及玉璞至今入貢不絕

哥疾寧 可不里 巴達哈傷

途思 忒耳迷 不花刺

那里沙不 的里安 撒麻耳干

忽檀 麻耳亦囊 可失哈耳

忽炭 柯提 兀提刺耳

巴補 訛跡那 倭赤

若义 柯散 阿忒八失

八里茫 察赤 也云赤

亦刺八里 普刺 也迷失

阿力麻里諸王海都行營于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鶻回五城唐號北庭

護府又西北行四五百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舉兵南來元世祖逆敗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則又遠遁二千餘里上令勿追以王子北平王統諸軍于阿力麻里以鎮之命丞相安童往輔之

哈刺大者 魯古塵

別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軍站事十七年以萬戶基公直戍別失八里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二十一年阿只吉使來言元隸只如帖木兒二十四城之中有察帶二城置達魯花赤就付濶端遂不隸省至是奉旨

誠如所言其還正之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即其地以惣之本朝為亦力把刀國自洪武二十四年至正統二年入貢不絕

他古新 仰吉八里 古塔巴

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朶魯知金符掌彰八里軍站事

撒耳柯思 月祖伯 阿蘭阿思

欽察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欽義河速幹羅思等國歲乙未亦命憲宗往焉歲丁酉師至寬因吉思海傍欽義首長八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值大風吹海水去賊舉空禽歲丁巳出師南征以附馬刺真之子乞歹為

阿羅思 不里阿耳 撒吉刺 花刺干模 察蘭

巴耳赤那 瓊的 不賽因 八哈刺因 怯失

八吉打 孫丹尼牙 忽里模子

可咱隆 設刺子 泄刺失

苦怯 瓦夕的 兀乞八刺

毛夕里 設里汪 羅耳

乞里茫沙杭 蘭巴撒耳 那哈完的

亦里法杭 撒瓦 柯傷

低廉 胡瓦耳 西模娘

阿刺模忒 可疾去 阿模里

撒里牙 塔米設 贊章

阿八哈耳 撒里茫 朱里章

的希思丹 巴里打阿 打思班

巴其 塔八辛 不里忒

法因 乃沙不耳 撒刺哈夕

巴瓦的兒 麻里兀 塔里干 巴里黑

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

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姻即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无朝析其民為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

謙河經大河西北流西南有水曰河浦東北有水曰王

須皆巨浸也會謙而注于昂可刺河北入於海俗與

國異其語言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

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白黑海東青

昂可刺者因水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

千餘里其語言與吉利吉思特異晝長夜短日沒時炙

羊脾熟東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

烏斯亦因水為名在吉利之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

月上旬刑白馬牛羊濂馬漣咸就烏斯沐漣以祭河神

謂其始祖所從出故也

撼合納猶言布囊也蓋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為名

在烏斯東謙河之源從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

入山木林樾險阻為甚野獸多而畜字少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刷山丹芍藥等根為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

謙州亦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系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收不煩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

益蘭者蛇之稱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即于此修庫廩置傳舍以為治所先是數部民俗皆以杞柳為杯皿剝木為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好禮聞諸朝乃遣工匠教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鞑靼即契丹

自榆州西至遼東故皆東夷地迤西則鞑靼也北故種不一或代名稱各異夏曰獯豸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七終

聞信傳其數二百里餘聞命丹戢土入野矣

以亦麻為林血降木盡斃以水不潤益亦農器秋豐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二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北夷

北夷

韃靼即契丹

自嬌州西奚迤東故皆東夷地迤西則韃靼也北故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晉劉淵父子始表中國後魏時蠕蠕獨彊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
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 皇明
洪武戊申克元都元主走應昌是時東北諸胡多從之
北遁遺孽王保保賀宗哲間出擾西北境 庚戌徐達
李文忠等襲破應昌執元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詔免
獻俘封崇禮侯太子愛獻識理達臘北走虜庭爲之一
空是冬賜元主謚順帝愛獻識理達臘稱帝于虜中平
章僧家奴寇雲州 辛亥夏六月納哈出寇遼東納哈
出元木華黎裔孫也是冬華雲龍擒僧家奴獨王保保
遁去 壬子三月李文忠敗王保保于土刺河又遁去
四月又敗之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 甲

寅秋九月送元崇禮侯北歸

丙辰秋傅友德擒元

臣伯顏帖木兒元故將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屯衆和林
爲邊患庚申春沐英擒脫火赤獲其全部以歸是年愛
猷識理達臘卒謚昭宗次子脫古思帖木兒嗣遣平章
乃兒不花等寇邊 辛酉春達等出塞襲之大捷時元
遺孽絕滌盡惟納哈出未獲先是 太祖既獲納哈出
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 上令降萬戶黃疇察其
去就納哈出求歸遂遣之納哈出既歸遂潛據金山出
沒遼東殺掠吏民 丁卯宋國公馮勝及郭英張龍王
弼等討納哈出納哈出窮迫遂及其學士也先帖木兒
國公觀童并部下二十萬人降 戊辰春納哈出至京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 賜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
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散其衆居雲南兩廣福建諸處
未幾納哈出隨傳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 賜葬南京
封其子察罕潘陽侯坐黨廢官友四月藍玉等征虜殺其
將蠻子本尉追至捕魚兒海擒其將咬咬司徒曩家太
尉爽古達兒卜不達刺及次子地保奴后妃等四萬餘
人都督俞通淵何福以兵趨曲律運河招降平章阿晚
木等元主益王脫古思帖木兒領十餘騎出走也先速
迭兒之地被弑部落潰散地保奴有怨言遣使致之
球自是元主之裔削矣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後
小王子者其裔也時元主士馬爲其知院捏怯來國

者撒丞相失烈門等所據已而願內附 上遣使授印

與武官 己巳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是冬遣使

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奉 勅往諭不報

庚午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伏

塞下是春 上命 成祖統穎國公傅友德等出迤都

山擒乃兒不花而還遼主阿札失里屯朶顏山寇邊辛

未 成祖復督傅友德郭英出塞捕之俘五百餘人七

月還至金鞍山經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襲虜酋札都過

黑松林熊皮山又破達達兀刺罕皆大獲都督劉貞宋

晟征哈梅里兀納夫里遁去遂攻破其城斬首千餘人

是時北虜君弱臣強壬申 成祖巡邊捕虜秋九月都

督周興討也速迭兒大破之于徹徹兒山千戶鄭亨出
塞幹難河宣國恩以撫殘衆虜亦斂去荒遠不窺邊十
餘年 丙子 成祖出大寧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
捕虜 戊寅勅近塞諸王防虜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
鬼力赤為可汗 永樂癸未遣指揮朵兒恍惚等奉
勅以織金文綺四端往諭鬼力赤并 勅太師石丞相
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
等以遣使往來意各 賜文綺二未幾虜入遼東塞掠
懿路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
而鬼力赤與阿魯台以兵擊在刺馬哈木鬼力赤等不
勝時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虜寇灰溝

村黃甫川 乙酉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
告鬼力赤聞兀良哈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
下令謹備之朝廷遣鎮守甘涼都督宋晟往招其酋長
把都帖木兒等夏四月把都帖木兒及倫都兒灰率衆
款塞秋七月命把都帖木兒為右軍都督僉事 賜姓
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為後軍都督僉事 賜姓名柴秉
誠部下保任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賜姓名楊效誠
餘皆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居之涼州 丙戌頭目滿
東兒灰等來歸命滿東兒灰為都指揮 賜姓名柴志
誠阿兒刺台為都指揮僉事 賜姓名柴汝誠餘指揮
千百戶等居之涼州莊浪寧夏三衛夏四月書諭鬼力

赤不報蓋虜貴種類不服鬼力赤至是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三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又兀剌三首馬哈木等與阿魯台勢不相壹遂各相讐擊 戊子馬哈木等來歸 詔以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四端持書往諭本雅失里不報本雅失里承鬼力赤之亂其下叛服不常是冬鞬官吳允誠之子吳谷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願出塞自效從之 己丑春三月 駕北巡夏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及給事中郭驥等以綵幣六表裡持書往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

失帖木兒等綵幣驥至虜殺之

成祖大怒謂驥曰

此虜負朕恩罪不可赦六月命淇國公丘福武成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帥師北征上諭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所給諸將拜 命遂行先是本雅失里營臚胸河虜挑戰倂敗福遂乘勝渡河深入虜又授意尚書一人詐奔降言本雅失里聞大兵至皇怖思北走福用被獲者為嚮道直抵虜營遠等力阻不聽繞數里虜伏四起遠聰皆戰死福被執全軍遂沒事聞 上震怒決意親征遣書諭 皇太子南京監國先期 詔陝西山東山西湖廣等處衛各給鈔行糧赴征命將督之以從 庚寅春二月丁未 駕

發五月朔入臚胸河遣哨馬略蒼山峽遇胡騎得箭一矢
馬四疋而還明日指揮欵台略玉華峰擒一虜譯之始
知虜在九古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明日以清遠侯
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 上以輕騎擊虜入齋二十
日糧以尚書方賓胡廣隨又明日臨幹難河即元太祖始興之地
本雅失里擁衆來戰 上麾先鋒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去二十六日班師六月朔次凝翠岡明日至飛雲壑阿
魯台列陣以待上督精騎摧敗之阿魯台急率其妻子
遁去次廣漠遣兵搜虜于山谷間復大破之遂自廣漠
渡河殘虜尚出沒尾我 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
輜重在後誘之虜望見爭馳我伏起虜倉惶走遂俘數

人餘多走死虜由此遂絕七月二十至開平營于幹耳
朶華言宮殿也元宮殿故址猶存過龍門有西山峙立
中有水最險遂即其山 賜名擒胡勒銘是月十七日
駕還京辛卯冬阿魯台款塞且請以女直吐蕃入其
部落黃淮曰北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
一則難圖矣 上遂拒之 癸巳 駕又北巡冬十月
阿魯台降封和寧王母妻皆夫人瓦剌馬哈木等怨之
遂失朝貢 甲午春 上親征馬哈木等仍以金幼孜
胡廣楊榮扈從以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
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庚辰

綱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駕發 皇太孫隨六月三日進三峽口遇虜數百人擊走之七日駐意蘭忽失温時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掃境來戰上躬擐甲胄自督銳卒先陣一衝諸將繼之神機砲四發虜驚潰棄馬亟奔入山大兵東西夾攻之虜且戰且走至暮大破之人馬殺傷無筭虜號哭遁去追至上刺河而還明日 賜其地曰殺胡鎮遂班師八月朔 駕還京 乙未冬馬哈木遣使貢馬且伏罪時使者洩言馬哈木以阿魯台內附將為已害欲移兵幹難河俟冬襲阿魯台 上曰斯言雖未信然吾須有備十二月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及大同開平遼東等處守臣防邊丁酉馬哈木死子脫歡嗣順寧王

辛丑春三月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感南竄保息塞外故降上曰虜性黠詐遂 賜之封俾仍居塞阿魯台亦感恩數遣使貢馬遣子入朝久之生聚牧畜蕃富又克悖桀驁遂劫掠朝使出沒塞下為寇 上怒下令親征 壬寅春三月 駕發七月兵次于殺胡原阿魯台震怖盡棄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濼海子側率家屬北遁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草牧而還時兀良哈為孽比班師遂分步騎為五道疾趨屈列兒河兀良哈惧率眾南走 上麾兵追之斬首數百級直覆其巢穴斬虜酋數十人獲人畜十餘萬而還九月 駕還京十二月阿魯台弒其

王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遂居內地 癸卯阿魯台犯邊 上命寧陽侯陳懋等為先鋒

七月 駕次宣府九月朔抵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降且言阿魯台狀 上授阿失等俱正千戶十月 駕次上莊堡先降陳懋規虜在飲馬河進至宿莧山口會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落內附

上喜封忠順王 賜姓名金忠其甥把罕台為都督部下察卜等七人皆都指揮餘正千戶金忠屢奏阿魯台不順天命弑王殘民請討之願為先鋒自效 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有名耳 甲辰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開平 上遂親征以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從

征遂狀阿魯台罪以示兵端 己酉 駕發庚午次陽

寧偵虜指揮把里禿言虜往荅蘭納木兒遁去 上謂

張輔等曰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遂班師七月辛卯駕崩榆木川 洪熙改元賜本雅失里

妻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七月瓦剌部脫脫來歸已而

馬哈木攻敗阿魯台衆推元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居迤

北哈喇噴等部皆應之馬哈木與其子脫歡孫也先居

于瓦剌 宣德元年正月 勅瓦剌王子捏烈忽嗣父

賢義王脫歡入貢亦令嗣父王 二年和寧王阿魯台

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人入貢 三

年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朝貢 賜金綺加賜歪思弓

刀甲冑四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鵬鶚

五年虜諸酋相構往來攻塞下 六年二月勅大同

總兵武安侯鄭亨云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

敗北部落離散假息近邊即欲來降宜嚴為警備仍遣

勅諭阿魯台 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

牧遼東塞明年二月阿魯台自遼東遣人入貢 上勅

總兵巫凱云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

東謹防之七月虜入大同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涼州

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奏鞬鞞也先帖木兒等款

塞 上曰謫虜未可輒信慎防之四月阿魯台敗于瓦

剌八月脫歡殺阿魯台遂遣人以故元玉璽獻九月阿

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授中府左都督是年虜朵兒只

伯寇涼州寧夏十二月虜入開平塞千戶楊洪擊走之

完者帖木兒寇甘肅千戶王敬出禦遂擒以歸 正統

元年虜寇鎮番及丹山又入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朵兒

只伯雙殺相併成國公朱勇言兩虜和合勢益強盛宜

勅沿邊為備已而脫歡潛通兀良哈女直伺塞下

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時朵兒只伯數掠甘涼兵部

尚書王驥以兵出塞搗其巢敗走之 八年也先阿魯

骨遣人貢馬是時也先強脫脫不花弱也先以妹妻脫

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並入朝得 賜金幣無筭

使人館京師逾春乃遣以故也先氣益驕劫我通事出

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遂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
南朝公主已而通事謾曰爲若秦皇帝許之也先大喜
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已巳春也先遣使二千餘人
聲言三千來貢馬且曰聘禮也朝廷不知答 詔不及
和親事又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慚怒遂謀大舉七
月入掠大同宣府諸塞城堡多陷沒 朝廷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四將軍出禦皆陷時王振用事遂挾 駕親
征是月十七日 駕度居庸次宣府諜報日甚人情不
保且乏餉士卒多餓死八月 駕至狼山朱勇戰沒于
鷄兒嶺十四日 駕次土木四面皆虜十五日我戰失
利已而衆潰虜遂奉 駕北行 景泰元年正月

大同塞三月虜入偏頭關萬全等處大掠蔚州朔州五
月虜入河曲遂圍代州尋請和送 上皇還秋八月
上皇至自北虜十一月虜入寧夏塞 二年也先遣人
貢馬遂劫窘普化欲自立爲可汗時尚書于謙武清侯
石亨言普化也先讐殺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
不聽未幾虜遣使皮馬兒黑麻等來朝貢且邀我使往
報 三年正月遣書答瓦剌可汗時也先攻敗可汗普
化普化率十餘騎奔瓦良哈依沙不丹也先擊破之收
其妻妾太子人畜來獻捷遂貢良馬二匹 詔宴其使
賜鈔幣十月也先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來
朝貢馬且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一
隙遂 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察占等于禮部使
臣馬賈者曉十二月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刺下兵部議
尚書于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
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與議制曰使勿遣
是時也先無狀使來即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
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
悍敢毆守衛人掠財物至騎入長安門都督昌英好語
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虜因東結朵顏西交
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人曰肅愍數語聞者
吐氣 四年虜遣使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貢馬貂
鼠皮 詔賜宴禮部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

使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瓶金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
三花銀帶一其餘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
十二疋絹九萬一百二十七疋衣靴帽萬計仍 勅也
先求答使不許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為可
汗十月遣使哈只馬貢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田盛猶華言天聖也未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
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
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 詔議
答書時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
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 勅其
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

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申罪
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
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 詔再議
廷臣言可汗乃北狄酋長之常稱答書宜稱為瓦剌可
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
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今若因
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且稱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
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
慚怨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 賜勅封為敬順王或
稱為瓦剌王廷臣又言稱可汗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

壁等爭請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鴛鴦亦能敬順

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仍敕沿邊城守戒嚴是時也
先新立恐諸酋不從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
間 賞賜虜酋亦不下百萬云 天順初年也先荒酒
色又所為多殘忍部下生心平章哈刺向也先求為太
師不與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之哈刺怨遂襲
殺也先諸部皆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腐王子為
雄又弒小王子入寇陝西 二年春正月安遠侯柳溥
與孛來戰敗績是冬孛來寇神木縣延綏守將都督僉
事張欽禦于柴溝斬獲甚眾虜又入安邊營欽分兵連
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援獲駝馬兵伏倍之

捷聞進欽都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
兵 四年秋八月孛來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總兵高
陽伯李文選不敢出京師民大擾虜又入宣府大學士
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
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
入 上然之遣都督顏彪駐兵紫荆關馮忠駐兵倒馬
關已而虜大有獲去而復來遂 勅二將俱出鴈門虜
聞之退去 五年六月孛來寇迤西涼州莊浪等處遣
總兵仇廉領兵自蘭州過河遇虜截殺敗績虜遂渡河
大掠關隴震動尋 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統
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

八月學士李賢請起前都御史王竑侍郎白圭御虜虜
尋引退是時孛來衰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
與孛來相讐殺遂立脫思為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
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套爭水
草套虜盤據為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脫加思蘭
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立黨出入套中我漢人被擄去及
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嚮道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
掠人畜 成化元年九月虜大入延綏巡撫陝西都御
史項忠寧遠伯任琦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
虜敗走 二年朮加思蘭殺其黨阿羅出遂併其衆以
結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自立為可汗而以朮加思蘭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十三
為太師 五年九月索羅忽訛加思蘭入榆林寧夏大掠至于環慶固原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敗也烈忽時虜諸酋任套安為巢穴廷議搜套會大臣失策而罷自時近邊人畜無歲不被虜擾已而膚首相猜初訛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後訛加思蘭欲謀殺滿魯都代為可汗知衆不從又欲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索幹赤來訛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 十五年滿魯都殺訛加思蘭併其衆明年入寇榆林塞大抵成化間瓦剌為強小王子次子並陰結朵顏伺塞下反復相殘不能久留內地後滿魯都衰遂不知所終是時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遣人貢馬

弘治中把禿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伯顏幼國人恐太師專遂不復設太師久之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 十年火篩寇大同宣府日漸跋扈遂與小王子爭雄數擾近邊 十四年正月火篩擁衆入榆林塞八月入花馬池塞大掠固原自後虜寇關隴輒自花馬云 十七年六月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黃裏云者華言不城也是月虜寇大同 上銳意討虜太監苗達力請出師劉大夏力言不可遂止 正德改元起楊一清總制 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逆瑾惡而罷之 十年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蘭

谷塞遂後恭將陳乾是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青卜孫次滿官噴太師亦不刺統阿爾倫遜入

海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長子卜赤次

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子二長吉囊次俺荅阿着死

衆推立卜赤稱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營曰好陳察

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卜

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

岡留部營三其酋曰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曰藍可

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曰可都留三部共有衆六萬居

沙漠東鄙與柔顏為鄰南部酋曰把荅罕奈曰失喇台

吉有衆五萬西部酋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噴

應詔不部下分十營曰阿速曰哈刺噴曰舍奴郎曰字

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噴曰入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

噴曰塔不乃麻舊屬亦不刺亦不刺遁海西遂分散唯

哈刺噴一營僅全阿魯禿斯部下分七營舊亦屬亦不

刺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字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

曰打郎衆至七萬滿官噴部下分八營舊屬火節今從

俺荅合為六營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

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可四萬諸種中吉囊俺荅最強出

入河套寇延安宣大諸處南有哈刺噴部營一酋把荅

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喇台吉衆可二萬居

宣府大同塞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

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

雙諸虜雖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嘉靖中吉囊俺荅最爲邊患 八年十月大掠榆林寧
夏塞自後邊報無虛歲時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
台吉皆屯牧塞外出沒宣府之境 十九年八月薊州
撫臣奏朵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併力侵邊 朝廷令
撫臣諭革蘭台 二十年俺荅乞貢不許 二十一年
吉囊死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
海上是時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
嚴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駐天壇
直抵德勝西直門八陵震竊未幾大獲而去特 詔練
習京兵

鄭端簡公北虜考云嘉靖初如楊一清王廷相胡世寧
王瓊輩邊防頗飭以故虜亦未大爲患自癸巳大同叛
卒出走虜尋遣大臣撫之益北走幾千人後虜中擇便
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丐乞入調我邊西至甘
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
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吉囊俺荅如庚子二酋入塞大
同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闌若虜喜嚙指折
箭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山風都交城掠殺
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
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遂
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夫若斯則

所以嚴內外者安在乎夫邊卒曰哨曰邏正以嚴之也
使得隱身入調又假之脫虜自全為幸則亦焉用彼鎮
守為也考又云虜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
臣史道匿不以聞講疏言達賊深入省城未遭挫衄延
住腹裏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
遣之督戰觀望不前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
鄉導議入本兵謬曰虜且退矣明年虜入大同塞總兵
丁暉戰死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軍務虜至不出已而山
西遊擊將軍周宇戰死虜遂至省城南掠人畜萬計吉
囊纔去俺荅又入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
不罪歸田陳講史道為民是時起翟鵬總督宣大備保
及山東河南軍務已而時宰惡鵬直會鵬乞兵糧內批
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
劉臬劉隅四巡撫夫若斯則邊將之選亦甚踈矣夫築
壇而拜授鉞而行固異其有所攘却以靖我邊陲也而
碌碌焉坐資待遷其何以能使夏人之戒邊乎考又云
甲午秋吉囊大掠塞上八月始自退時總督尚書唐龍
奏捷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級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
勅給事中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劾總兵
劉文冒功掩罪不問庚子秋虜數萬入安邊定邊陝西
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天和為虜隔
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

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
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
指揮食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鸞少保本
兵以曲盡方略致收全功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
二十一年虜大舉始出賞格擒斬俺荅賞銀千兩陞不
次他酋三百陞三級夫若斯則功賞輕而捷級皆涉欺
罔而已蓋覈功者竟報則覈之者未必真冒功者不問
則冒之者無忌謂之捷級必其身親矢石斬虜陣中而
收之也謾報謾賞互為文致人皆曰此可以機智勢力
而得者誰肯捐身於對賊之時以覓他日之榮報乎考
又云二十一年秋俺荅青台吉吼蠟哈哈刺漢及叛人

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眾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
上黨平陽我師連營真相攝觀望不肯戰偏帥張世忠
起營約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以騎三千餘圍世忠世
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傷虜天下馬步戰屢
且火藥盡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
刑寧汝追耶遂戰死夫若斯則練兵亦何為哉俚言養
之千日用之一旦 國家費不貲以膳不耕之輩今且
告危民在水火而不肯出死力則平日亦不須爾坐食
矣是兵貴練尤在軍令嚴使兵識將意也善戰之將斬
一人狗有不肅隊者乎

嘉靖間虜吉囊駐牧河套近延安俺荅近大同山西老

把都近宣府各衆十餘萬時寇邊 二十九年俺荅
入犯薄都城脅求通貢不許 二十九年巡撫李文進
總兵劉漢率兵襲擊板升總督葛縉以捷聞先是大同
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二百
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
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宮殿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
勝川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
虜入寇製鈎竿攻城具時俺荅引衆而掠閱二年留千
騎守老弱夏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徙文進與
漢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录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
人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二哨營于玉林監河後

孟夏等疾馳至彼昧爽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
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
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且戰且却尋與大
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事聞 上悅亟加陞賞
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 詔授官職厚撫之
俺荅私念那吉屢請不得遂執板升叛人趙全等以獻
請贖還那吉因乞封貢許之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
也以郤于俺酋挾其妻聞人邊摠督王崇古留之邊吏
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
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
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

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執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蠶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譁然以為不可俺酋婦恐我歲其孫日夜涕泣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王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鬻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焉如約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荅款塞縛叛入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為順義王諸酋皆解辮受封比屬

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
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解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等老酋死其子故誣為中國所鴆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論虜款功王崇古以 太子少保加少保 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 賜蟒衣白金飲至告 廟群臣遷賞如例 俺荅之初封也 賜勅印令約束諸部落其弟老把都其子黃台吉等并各部皆授以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每年一貢以二月為期貢由小王子故道馬不過五百疋內選上馬三十疋督撫代進餘留邊給軍夷使不過一百五十

名俱留大同應得 賞賜差官齊發軍門頒給邊鄙稍
安 五年奉虜吉囊子吉能因俺荅求貢 詔授吉能
都督部下頭目量授指揮千百戶每年貢馬二百疋內
選上馬二十疋送宣天軍門類進餘馬及夷使數十名
俱留延寧 賞賜亦差官齎給仍許開市諸酋貢者六
枝一老把都後為青把都台吉等一黃台吉等今為扯
力克等一末邵卜大成台吉等一兀慎打兒漢台吉等
一合羅氣把都兒台吉等一吉能後為把都兒黃台吉
等今為卜失兔阿不害等皆統于順義王俺荅開市凡
十一處在大同者三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
者一曰張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
紅山寺堡在寧夏者二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虜衛在
甘肅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蒲寨歲以為常市各二
日每月又有小市 六年貢市夷人一百五十二名
萬曆元年增至四百五十三名二年增至五百五十七
名題准行該鎮督府量加節制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
名乞慶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

按通貢互市之禁 世宗明 詔甚嚴邊疏初至舉朝
誼譁而崇古毅然任之于外拱與居正主持于中遂替
襄成事以苟免三十年戰爭之苦似為得策然市則費
財戰則損兵利害亦略相當惟中原嘗血歲為桀虜所
股削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蹂無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復畦畛已已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在永平之北南接大寧境秦晉
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
後魏之先復居於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
路北境風俗與契丹同所產多馬橐駝之類 皇明太
祖初創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遂即古會州之地設大
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為外邊所謂北平行都司也修築
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為內邊 十四年封寧王於此
二十一年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等各遣使入貢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兀良哈之

地置三衛于橫水之北曰朶顏曰泰寧曰福餘以降胡
脫魯忽察兒撒兒奚阿札失里名授都督指揮官以統
之三衛分地自全寧抵喜峰口近我宣府鎮者曰朶顏
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
陽鐵嶺接我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至白
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
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
竟叛去仍附蒙古勅令每歲朝貢而已 成祖靖難三
衛赴義有功 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于南昌
改行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又增置卜剌罕衛今東
起遼陽西距西海冶皆其境也仍令三衛歲二貢貢百

人父之每貢至千餘人邀我賞賚其承襲不分直偽俱稱舍人云 宣德時嘗出喜峰關入漁陽擊敗虜于寬河 正統初又叛遂侵盜東北關諸塞索鹽米賞賜國家始設都指揮或都督鎮守喜峰密雲驗放貢 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成國公未勇都督馬諒陳懷頴兵三道出號二十萬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破之已巳之變福餘大寧實為也先嚮道 景泰四年兀良哈貢使往來實為瓦剌間諜 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 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 弘治建守臣張友張瓊燒荒出之海邊之邊邊邊起蓋非復如永樂初矣部族既蕃

陽順陰逆累肆侵盜

正德時朵顏都督花當魯求添

貢子把兒孫最驍勇遂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中國乙亥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 朝廷遣都督桂勇往討把兒孫遣扯秃等請貢馬贖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路阿刺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是時勇亦幸其降遂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祥出禦全軍覆沒把兒孫死革蘭台又為衆所推服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 嘉靖二十一年壬辰九月巡撫王大用欲厚賂朵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西阿堆哈利赤數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以大用出漁陽巡撫伯

溫至鎮虜益盜遠邊人不得耕牧辛丑革蘭白挾北虜
求添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遂投塞下
輒云結王子旦夕大舉入塞會俺荅吉囊侵大同深入
太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二百人丙辰九月叛
人白通事道朶顏侵薊州塞巡撫許論擒通事斬之以
功陞一級丁未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
海西建州出入遼東西塞下庚戌北虜直抵京城多二
衛人從之觀輿地圖云兀良哈與北虜交婚陰爲嚮導
明爲外衛實肘腋之隱憂庚戌之變豈非殷鑒哉 三
十年辛亥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地以爲功
會督臣何棟力諫以止入貢如故至是言其畏虜

夾牆宜撫回原衛駐牧不然亦宜安插棟曰朶顏三衛
國初各有分地朶顏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
邊外駐牧泰寧分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
右駐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岔河
泰寧以仇殺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其遼東屬夷若
虜患者多二姓部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累遭
虜患終不外二宜加撫綏有功者陞賞如朶顏例 詔
曰可按三衛夷其俗喜偷剽時入漢北盜馬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覺則降事之爲向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
貪 中國賜于歲來朝撫之厚則以夷情告我迫則毆
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可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

自猶在也

女直自混同江至京師三千五百里

女直古肅慎也在開原北混同江東東瀕大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干兒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黑水靺鞨號渤海後為契丹所攻渤海浸弱黑水漸強遂為金鼻祖之部落初號女直後避遼興宗諱改名女直臣屬于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于渤海上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元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地遼曰挑渴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脫幹憐曰李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以總攝之俗有狗車

木馬輕捷而便

二者止可雪上行

野人數種習俗各異連州稍

類開原舊俗其腦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女直略事耕種聚會為禮人持燒酒一魚胞席地歌飲少有忿爭則彎弓相射可木以下以樺皮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養馬弋獵為生其阿迷江至散魯江頗類可木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性柔刻貪狡捕魚為食着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谷六畜多狗耕田供食皆用之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性剛而貪文面椎髻帽綴紅纓衣綠綵組惟袴不裙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射山為食暑則野居寒則室處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

一種住平土屋屋脊開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鋪類狗窩
苦兀在奴兒干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割腸
胃曝乾負之飲食必祭三年後棄之其隣有吉里迷男
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歲即聚食惟腥鮮其山有
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顛有潭周八十里南流
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又有太山
者俗甚敬畏之過者不得溲汚以物盛去有熊羆豹狼
皆不害人人亦不殺之所產其富其貴者曰赤土真珠
金亦有粟麥檉菜之類 皇明洪武初遣人招諭
成祖永樂元年又遣將領舟師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
以官賞於是野人東旺佟答哈刺王肇州瑣勝哥四酋

率衆降九年始設奴兒干都司一以四酋爲都督都指
揮 賜勅印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等仍其俗各統
落之今三歲一朝貢遂置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虎兒文
等衛所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溫等所二十速溫河等地
面五十八設別里真等站凡七又置馬市于開原城給
賞塩米布以羈縻之俾保塞不爲寇當是時意在撫綏
顧建州毛憐本渤海氏遺孽頗有華風若熟女直完顏
遺種之在海西與生女直居黑龍江者不相降日事讐
殺諸夷皆善射馳獵好盜又左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
此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處
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

人騎不得成列人視咽喉歲久虜始生心 正統末遂
 附也先寇遼東西 景泰諸酋多死也先之亂失去
 賜勅以故子孫不得請官遂以舍人人貢賞宴亦減虜
 始怨忿思叛 成化丙戌酋董山糾眾入寇 詔武靖
 伯趙輔為總兵官都督王瑛封忠肅之左都御史李秉
 監軍率兵五萬討之山降械京放歸廣寧 丁亥秋九
 月進兵直抵虎城會勦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
 魚脊沼南怡等以兵萬人過彼東走我兵進擣賊巢遂
 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其指揮張額的里率妻
 子乞 采幾諸夷憤欲報山讎相約入寇 庚寅冬巡
 撫彭誼以兵出遼陽塞 命指揮崔勝擊之虜

大敗奪其馬疋器械輜重衆遁去 戊戌誼致仕陳
 巡撫遼東時中官汪且用事邀功外夷賊媚直會虜人
 塞殺掠人畜餓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夷人
 大譁其酋刺達等大舉 旄邊明年遣兵部侍郎馬文升
 撫定黑鎖忒諸酋虜亦一併解散 正德癸酉海西加哈
 又叛 嘉靖乙巳巡撫於敖以減賞物夷人大恨數入
 塞殺掠大慘已而胡宗明代敖不能禦降以珣參議
 李珣代巡撫 戊申虜迪兀良哈諸女直寇遼東珣又
 論罷遼東大困昔稱異類不可化訓懷服蓋如此 萬
 曆二十九年十月兵部覆劄遼總督萬世德順天巡撫
 李願奏夷酋悔罪叩關乞復貢賞亟 賜議處以示羈

縻以安疆圉事為昭伯酋無道一旦狂逞要挾撫賞已
而猝擾青山竊窺三嶺其驚駭甚矣即盡革其賞閉關
永絕如所云明示不恭門犯之罰豈不足以彰國威
而懲驕虜哉科臣之參良為有見但虜與犬羊無異難
以中國之法盡繩而彼眾多端執有長昂之例可援
今既悔罪輸誠乃說普况諸酋頭目代為認罪獻還
先次掠去人口將本酋原革撫復其半以慰今
請恭候命下

撫道將再四議處講析經年今議
及其半以懲其屢次入犯之罪量
之請雖不大為創艾亦足稍示
及科臣抄參前來相應酌議覆
鎮督撫衙門將伯牙二十四年

秋起二十六年秋季止五次貢賞未革其二十六年冬
季起二十八年冬季止五次貢賞照依先年事規准令
于開賞之後先補進二貢今秋明秋帶復三貢至于二
十九年係見年貢賞俱依准于原賞關口支領至
于應放丁應發家人口并責令獻還悉如所議有旨
伯牙兒既悔罪叩關誠是實姑准都減半貢賞該督
撫還嚴加體察若有共心仍行致討永不聽款毋得徇
情濫給余依擬
鬼國等以後諸夷皆遼金元史所載 皇明無考今並錄
于後以隆參閱

鬼國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世祖至元十七年詔討維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刺
章軍一萬西川藥刺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
人三道並進

回鶻

回鶻即回紇唐德宗時改爲回鶻言其捷勢如鶻也嘗以
公主妻之宋宣和間嘗入貢尋恐爲邊害詔禁之遼時
貢獻不絕間亦請婚不許

轄戛斯

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
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嘗遣使貢

室韋

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計破之太宗時
嘗進白鹿又貢名馬後頻來貢穆宗時黃室韋與大黃
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頻爲其命

霫

遼太祖親征西部奚及東部奚皆平之盡有奚霫之地

沙陀

遼太祖嘗討沙陀降之天顯時以沙陀從征渤海有功加
賞

奚

遼太祖嘗討奚平之置奚墮塊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
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麋聖宗時罷奚五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歲貢麋鹿并諸部貢物

敵烈

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至聖宗時敵烈八部屢殺詳
穩以叛雖就招撫輒復叛寇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嘗
討叛命敵烈滅之有酋長頰白來貢馬駝興宗以後復
叛寇掠群牧後遼主爲金所逼歸於其部耶律大石乃
有其地

木不姑前考無

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其酋
長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前考無

遼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爲圖慮涅離奧畏三部太宗
時常來貢穆宗時烏古叛掠居民財物又掠上京北榆
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大敗其衆聖宗以後叛服
不一至天祚之世而入於金

五國前無考

五國與隈烏古部共節度使遼聖宗統和二年耶律注以
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劔仍便宜從事許之興宗時
五國酋長各率其部來附貢方物道宗時五國部阿里
部叛命左夷離畢蕭素廸討降之仍獻方物歲貢不絕
遼時西北諸夷部屬小
部不錄

達盧骨統和十九年貢達盧古太宗三年貢疑即達盧骨

回跋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其部長兀迭臺
扎等嘗來朝貢獻不絕

阿里底會同四年貢

于厥里天顯十一年會同四年俱貢統和時詔止以馬牛
入貢

頗里大安十年頗里八部來寇擊敗之壽隆元年八部酋
長來附二年進馬

拔思母最遠之夷重熙十九年貢

嗚娘改太祖三年進牽車人

查只底太平七年查只底部民四百戶來附

幹郎改應曆十三年幹郎改進花鹿

鐵不得重熙十七年乞以本國兵助攻西夏不許

要里會同時來貢

賃烈會同時來貢

素撒會同時來貢

耶覲刮壽隆元年幹特刺討耶覲刮捷五年討又捷六年

耶覲刮寇西北路乾統二年幹特刺討捷

斜離底

素昆那

達里底

梅里急

粘八葛

燉煌

沙州燉煌

婆離重熙十七年婆離八部夷離董虎韃等內附

吾獨婉清寧八年吾獨婉惕隱屯秃高等乞歲進馬駝許

之

惕德太安十年貢十二年酋長萌德斯領所部來降詔復

舊地壽隆五年酋長禿的來貢

奧里統和二十一年入貢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歷代道家總紀上

上古赫胥氏之治也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九洛泰定

爰脫矚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

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于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

赫胥曜迹于潛山 黃帝飛輪於鼎湖是也

廬陵羅氏泌曰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

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昔者周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

秦皇繼之秦王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

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耶考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祿位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
者名而所無者壽耳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
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
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
壽愈不可得也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
爲亦不在是也方東方朔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仙
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
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臚言
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群臣自嘆曩之愚惑爲
方士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川有言天子惟不可

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躓
曜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予悲大
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詳爲之說云

軒轅時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
之要詳見列仙

或問荆山經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
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
墓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亦莫不然而夫子紀
其爲死豈其然耶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
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
庭帝乃採銅首山作大鑪爲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
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官奉之以長號故名
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
其矣世之知謫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
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
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官攝者
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
異於雲甚易辨逆暑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此其必不
然也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
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
採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
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水一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
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也形也氣也智
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
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智識之不
及者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
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
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
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夾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
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謠
恠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群
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聖人
之所獨首山之銅子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
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周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見西王母宿於昭宮

按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
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
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
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
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炫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
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
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園變化之極疾徐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驪騮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俄古義
字 王車則造父爲御商音泰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爲御
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
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
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
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
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
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秦 始王二十八年東遊海止方士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童男女
入海求神仙不死藥從之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羨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說始
皇曰臣等求奇藥仙者常弗遇類有物嘗之者人主時
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
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凌雲氣駕日
月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澹願上所居宮毋
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於是令咸陽之旁二百
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
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幸梁山宮
從山下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言于丞相丞相
後損車騎始皇曰此中人泄吾語捕當時在旁者盡誅
之後莫知行所在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嘗為鮫魚所苦不得至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至平原津而疾崩于沙丘平臺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啣草覆死人面當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

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福道士也字君房

胡一桂曰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至遣徐市率童男女入海時為微行以避惡鬼幸梁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山鬼持璧捐館沙丘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漢

高帝初張良始遇黄石公授以秘書後恒導引不食穀

及封

留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曹參為齊相國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避正堂

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大治稱賢相焉

文帝十六年上郊祀渭陽五帝廟以方士新垣平爲上大
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新
垣平言闕下有寶玉器而使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更以十七
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
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
出鼎後有上書告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平是後上
亦怠於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
往焉

劉氏曰文帝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增壇場
珪幣始刻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
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日月之累及書垣
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

武帝元光元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
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竒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
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上
親祠竈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久之少君病死上
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仙
事矣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嘗以語韓固固曰此家人
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因使刺圈豕毫人

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丘氏曰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莫尊於昊天上帝也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則當主天之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武帝聽奸人之言舍圜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二時果何所據哉雖然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躋人鬼於天帝之上何居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自帷中望焉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漸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而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上識其手書遂誅之 征和三年 武帝幸安定西湖月

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其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狀似狸而色黃命國使以呈 見使者抱之以其羸細秃悴然其所貢之非也問使 曰此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 當知中國將有好道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揜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澗遙途辛苦谿路於今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

是臣國占風之課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
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
則奢侈未有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
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
不知所之後元封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千百亡者大
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
氣經二月不散於是信其為神物也乃更秘錄香復一
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逾時懊恨不
禮待使者者蓋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慚孫
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光也

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
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項王母至
有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窓中窺王母以桃七枚
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
年結實指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元鼎二年春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四年春
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乃以樂大為五利將軍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仙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從者令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九
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為五利將軍
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金十萬斤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令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上親
幸其第令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大竟坐誣妄腰斬樂成
侯亦棄市 夏上幸雍齊人公孫卿說上曰漢興復當
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
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鬣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
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若脫屣耳
拜卿為郎 五年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
往視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
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仙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
可致也上從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
以望幸焉

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從官在下聞若有
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
與方士傳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
帝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禫泰山下陞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祠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上

既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直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神仙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上因公孫卿言見神人於東萊山乃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惟采芝藥以千數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敬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尹氏曰武帝為求仙而建栢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祠越祠之類又作蜚廉柱觀通天莖臺又有明堂建童明光之作綱目備書所以著帝之失為求仙者戒

天漢三年上封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候神人者終無驗上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四年祠人于郊門官居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征和四年正月上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仙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 三月上見群臣言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自今有傷害百姓者悉罷之田

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無顯功請皆罷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遣方士是後每嘆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

色

宣帝神爵元年上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後以京兆尹楊敞諫悉罷尚方待詔

時諫大夫劉更生獻淮南鴻寶苑秘方言黃金可成今尚方鑄作不驗坐罪當死上奇其材得減罪論

成帝永始二年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其衆祠祭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嗇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死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濫濫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新莽二年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又種五梁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向先鸞鶴隨璫瑁犀玉等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云此黃帝穀仙術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督縣祠老

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督縣祠老子九年帝

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於是百姓稱有奉者後

遂轉盛

吳諸葛玄有仙術吳王重之於方山為立觀

晉

王弼何晏皆崇尚老莊謂六經為糟粕一時士類效之並

祖玄虛范甯嘗論其罪深桀紂

哀帝好黃老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

不聽服藥過多中毒不能親政

符秦 偽建元時禁老莊圖讖之學

宋 文帝元嘉十五年使丹陽信尚之立玄學

齊 東昏侯時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

篇

梁

武帝大通五年正月有事南郊先是南郊令解縈之等到

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二隨而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

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變

武帝太子繹嘗於玄圃自講老莊尚書令何敬容謂人曰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

亦將為戎乎

元帝承聖三年八月講老子於龍光殿十二月魏子謹圖

城講猶不輟百官戎服以聽

穎川庾承先玄經釋典靡不該悉郡辟功曹不就乃與

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於五臺

山鄱陽忠烈王嘗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大通三年

往從劉慧斐於荊州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

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

陳

武帝永定三年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

丈所通身潔白衣服

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

遊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

見形言吉凶多驗得江輒醮之經三四年乃盡

陳時吳郡錢綏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清河張譏講周易老莊而教授時吳郡陸元明周孟博

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守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

皆傳其業

後魏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朝郎董謐因獻服

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方煮煉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薪丞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

將修焉太醫周滄苦其烈採之役欲發其事陰令妻貨

仙人博士張曜妾得唯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 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
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太祖好黃老
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惟毗陵王
順獨坐寐欠伸以此得罪

太宗踐太祖之業亦好黃老

世祖燾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初嵩山道士寇
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嵩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
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場又遇神人李譜
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
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王朝野
多未信崔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 命必有天

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
于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感而忽
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
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
厨會數千人

按史稱謙之於神瑞二年十月己卯忽遇大神乘雲駕
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
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上表天曹稱
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
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
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

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鍊使十二人授謙之服食道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師李譜文來臨嵩岳方銷鍊金丹聖藥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又言一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直尊次天覆天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直尊齊姓趙名道隱以殷

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群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宮王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魏史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九
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記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十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水竒方竅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銷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

按道士之名不知所自始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名自周而已有之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反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丘氏濬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
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官符籙等事東漢

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于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檄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主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王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佛並立而爲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之君僅得以爲天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師彼道陵謙之之徒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只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淫巫邪說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與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太平真君二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謂魏王曰
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
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
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殊道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
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丘氏濬曰書人君受符籙始於此

時有京兆人常文秀隱于嵩高徵詣京師太武曾問方
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惟文秀對以幽昧難期遣與尚書
崔順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又河東祈織好相人

為上大夫人頻陽絳略聞喜具仰道引修養年百餘歲神
氣不衰常農閭平山博覽百家應義旨可聽欲授之官
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
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柏不食
五穀自稱受道于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
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往
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穴行百餘步遂寤有司以誣
妄請治罪太武以非待賢之意赦之
班賞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移道壇于都南桑乾之陽岳山之陰永
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仍名爲崇虛寺召諸州隱
士員滿九十人其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行祠壇之禮至武定六年
有司執奏罷之

中山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
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
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餘多患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
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
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

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

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
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
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
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
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
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
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後周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

討論其經典微義 建德元年辛亥都觀御法座講說
公卿道俗論難畢還宮時封道士衛元嵩為蜀國公

宣帝大象元年四月大醮于正武殿十月幸道會苑大醮

以高祖武皇帝配 四年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

卷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二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道

經有三十六部時令之次 北齊杜弼姓好名理探味玄

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上之表略

謂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九聖論行也清淨柔

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高

祖咨詔謂旨極精微言窮深妙勅殺青編藏之延閣

隋 煬帝大業八年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令煬金

丹帝為之作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應用石膽石髓發

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男女膽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高祖武德二年普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乃而祖也詔於其地立

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

啟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

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九年廢老子法尋即復

太宗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得疾太子請度人入道后曰死

生有命非智力所移道釋異端之教靈國疾民皆上素
所不爲奈何以我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 十一年
帝幸洛京詔道先釋佛時沙門智實上表進諫固執不
奉詔杖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 貞觀末王玄
策使天竺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息皇壽二百歲有不死
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分馳
天下采恠藥異石
外國亦有好道教者貞觀末東天竺王尸鳩摩嘗獻異
物并地圖請老子象

尉遲敬德晚節嘗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娑婆寐歸國寐嘗自言有長
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藥竟不
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彼云
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復斷食再服藥遣
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骨始得長生遍觀
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嶠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
白改於前矣安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麟德二年車
駕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爲太上玄元皇帝 總章
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僞僧法明者
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胡語化之
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語旣傳此土須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是道流無能應
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說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
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
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大漸之際明醫不知所爲殷
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上元元年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詔令王公以下
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嘗詔
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在逍遙谷作門曰
仙游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
卒年九十八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
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禳
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并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
合墓開其棺見骸折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
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時道士衆多李嶠上書曰今道人私度者幾十萬其中
高戶多丁富商大賈詭下堂符羈名僞度且國計軍防
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治觀一所咸以大唐
中興爲名時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
祭酒普思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墨勅授二人桓彥

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制令皆依貞觀
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
死則秦皇漢武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得之矣
堯舜所以為帝王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
國上皆不聽 二年制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時效

附太平公主
授鴻臚卿

睿宗景雲元年其月制以洛州相王府宅為太安國觀十
二月上以承寧隆昌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帝太后之
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
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

宜加進斥不聽 補闕辛替不昂上疏曰太宗撥亂反
正開基立極宮不虛受財不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
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克溢蠻
夷率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
棄祖宗之業徇中宮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
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民之食以養貪殘
剝民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
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
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
族帝氏之家而不去帝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
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帝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二七
齒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
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時韋察韋嗣立俱諫竇懷貞
獨勸成之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各置一觀仍
以金仙玉真為名

按公主入道者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

昌公主安康公主 時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為
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
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
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
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許之 四月勅自今
每緣法事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並進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銑耒陽永郭仙舟投醜獻詩
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
好度為道士 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
鴻臚卿員外越國公葉法善體應中仙名升上德謀叅
隱諷事宜弘益可贈越州都督法善三世為道士皆有
攝養口卜之術自高宗則天屢召入宮問道睿宗即位
稱其有冥助功尊寵莫與為並 九年二月置石柱于
景龍觀今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石柱三善體寫

老子道德經 十三年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手寫老子經為之祈福

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仙近日廟庭屢形佳瑞祇慶載深其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于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奉敬 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替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道德經侍中裴光庭等請編入史策宣示天下

十九年五月置五岳真君祠廟各于岳下選德行道士數人焚香灑掃初司馬承禎上言今五岳神祇皆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請立齋祀之帝從其言其形像制度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為之 二十年四月勅曰五岳先置真君祠廟朕為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廬山使者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弘益化原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頒三省以成朕懷侍中裴光庭請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 二月逸人張

果就徵自言有神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
刺史韋濟薦之上遣壘書迎入禁中以爲銀青光祿大
夫號玄通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帝爲
立棲霞觀

按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
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
者尸解也有未殮而失其尸者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
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
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劍
解水解火解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尹氏曰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
仙術堯時爲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爲何如哉嘗怪世
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
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爲欺誕可知矣况堯時未聞有
謂侍中之官使果有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聞
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浮海求之於時方士交騖天
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爲銀青光祿
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性此徒誣世取寵皆見矣况未幾
而遂死乎

十二月侍講學士陳希烈等講尚書周易道德莊列畢
裴耀卿蕭嵩等皆請付諸史官頒示天下從之 二十
二年十月勅今月十四十五是下元齋日停宰殺漁獵

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
月十月起十三至十五並宜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親
註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
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丞相蕭嵩等奏
請編入史冊藏之秘府從之 六月嘉州峨眉山醮壇
有神燈徧照祥蜂群萃成響 二十四年八月成都道
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道德經請降中使親王宰
相及朝官行香并獻蔬食許之 九月贈故道士王友
貞為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以道士尹愔為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愔上
表懇辭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就職先是已置玄學
博士至是又置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
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
給程時計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受老子經以上給田
三十畝僧尼受經戒准此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氣于
東郊畢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一七人擇灼然有經業
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
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陛下欲巡幸渭北夢玄元皇帝
沮之是日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望宣示百僚頒示
中外帝手詔報可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
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于此地置玄元皇帝廟
及崇玄學 二十九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

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于當州
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文列子待習
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
州長于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是月亳
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 二月
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
帝旨告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茲
淪喪自非忠義過人孰能若此宜追贈以慰泉壤乃贈
玄宗隸州刺史仍授其子瑗一官 三月亳州奏老君
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宇九泉皆湧及枯樹榮
四月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試西南百餘

使求得之於盤屋迎置興慶宮 五月帝夢玄元皇帝
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真容分布天下所在道士皆具
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
齋慶之費 八月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真容見儀像分
明道士數十人皆見久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 命
有司于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真容于觀宰臣
以下百官悉行香有慶雲見牛仙客李林甫等上表賀
九月御興慶門數親視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
仍親發策問時有姚子彥斬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
以官 十二月策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
以來常轉本濟經其四大齋日每有官齋之日常令講

誦庶澤及無害稱朕意焉時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
旨共造太玄觀庶憑神力求保聖躬望精選二七人度
為道士許之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有物
如璿家牛忽變成青牛事係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時宋州人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
韋緇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
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鬚則長生可致藤生
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
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
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清藤飲者多暴死
無肉新請求藥牢山逃去

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
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
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時人皆疑寶符同
秀所為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玄元皇帝云藏
符在武城紫薇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
其詐案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二月乙酉置
玄元皇帝廟辛卯親享于新廟京城斷屠宰是月詔史
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三月追號莊子為
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李林甫請文子號通玄
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數子並
隨號稱經從之 四月詔曰前習業人等以玄言卷數

非多列在小經之目今後天下應舉除崇玄學生外自
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
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
凡在遐邇知朕意焉 六月詔今後國家制命表疏簿
書及所試制策文章有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字者並
一切平闕宣示中外 九月詔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
玄元廟天下准此 十一月詔令天下道士等待至今
歲轉經訖各于當觀設齋慶讚仍取來年正月一日至
年終已來依前轉本濟經兼令講說其所設齋慶讚亦
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如朕意焉

時智知章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

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
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爲道士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
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
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
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
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
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
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

學士員又義陽郡築玄元皇帝宮獲玉石真人獻之
三月親祀玄元皇帝廟追尊帝母益壽氏曰先天太后
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為先天太皇其玄元宮改為上
清宮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
為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
餘于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三七人為定額仍各賜近
城莊園各一所并量賜奴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
封檢校不須更隸宗正寺所置崇玄署宜停每聖祖宮
有昭告改用卯時每三元日宜令崇玄館學士講道德
南華等諸經群公百辟咸就觀禮其崇玄館大學士宜
賜物一百匹學士賜六十匹直學士四十匹宮內先配
住道士各二十四宣布中外令識朕懷

初太清宮成命宮人于太白山采白石為玄元聖容與
玄宗聖容並立皆衣王者衮冕之服繪采甚麗

五月蘇州刺史劉長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宮有九井自
然羅列在宮院差池塔宇洞徹常盈汲用不竭宛合醮
宮九井之數聖宣付史館頒示天下從之 九月詔譙
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為太清宮先天太皇及皇后廟
並改為宮 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
寺以金銅鑄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術士方嘉慶言遯
甲神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從之 是月楊貴
妃乞為女冠號曰太真

四載正月上調宰臣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
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
守護群臣表賀以編簡冊宣示中外從之 三月崇文
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清宮道士蕭從
一云今日五更欲于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一片
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
中有異人兼仙童玉女謂曰我是玄元皇帝可報吾孫
汝是上界真人今待吾左右吾冥使天匠就助成功訖
長衛護汝受命無疆災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
便入殿門請宣付史館從之 四月詔今後每于太清

宮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獻祠及所
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上奏 七月
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虛投龍設醮于江潭有大蛇長一
丈自潭游出文采五色異常其蛇上又有慶雲紛郁望
編史冊從之 乙卯詔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
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
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其南華經不須編在子書即令
集賢院詳審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其宣付有司仍頒
示中外

五載正月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昨緣告獻大
聖祖宿齋時日抱戴紫氣又今日告獻後有紫雲從殿

續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九
三十一
上起向東南飛光照清宮色蓋仙宇久而不散 二月
陳希烈奏謹按高上本紀大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
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齋之日請同四月八日佛生
辰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十二月巴東郡興山縣之巴
東公山有石自開中間有石室及天尊儀像幢蓋侍童
皆自然具足

六載正月詔補天下諸觀人數缺少者仍令所在長官
精加試揀勿使踰濫 五月詔晉瑯琊王公府舍人楊
真人護軍長史許真人丹陽上計掾許真人及後漢張
天師梁貞白陶先生並令有司審定子孫以嗣直教天
師冊贈太師貞白冊贈太保凡天下有洞宮山各置道

祠宇每處度道士五人並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租稅差
科亦供灑掃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處每處度道士
二人或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葺灑
掃天下靈山仙跡並禁斷樵採七獵山林學道之士不
得恐動以廢修行 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
宮朝元閣於是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見昌
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仍主祠宇以時祭享
八載六月玉芝產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等上
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符命王
鉞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

玄元皇帝親奉冊禮 閏六月內出一切道經令崇玄館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又詔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像與四真人列侍左右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金星洞改為佳祥洞即其地置祠宇仙人臺下置一觀兩京并十道于一大郡亦置一觀並以貞符玉芝為名每觀度道士七人修任香火 十二月啟聖宮琢玉造聖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

九載二月吳郡太守林詳上言所部造貞符玉芝觀於李樹下發得聖祖真容不勝大慶請宣付史館詳之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羅峰之懸壇

白鹿見于大羅峰駕鶴嶺衛叔卿得仙處請宣付史館從之 三月詔丹陽郡江寧縣擇勝地置觀度道士七

人 十月太白山王元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言寶山洞中有妙寶貞符詔刑部尚書王儁等獲之 十一月制

今後每親告獻大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時上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十載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誦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辯等奏謝 六月為五聖寫道德五本于大清宮與唐東明龍興觀各置一本仍各賜絹五百匹以申齋慶

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極宮慶雲見斬春郡上言天長觀

王石蓮華座上產紫芝一本七莖

十三載二月親獻上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又以休祥頻見太清宮道士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貞賜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賜二十段

十四載四月道士王虛貞奏窟洞微先生 十月御註道德經并義疏分示十道各令傳寫以付宮觀

十五載九月帝在蜀令道士于闐人廟修醮壇有蛇見于廟前頭有肉角山上明燈自然光照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通化郡上言玄元皇帝真容見 十

二月詔天柱山老君廟改爲啓聖宮 乾元元年四月

內出皇帝寫真圖自光順門送太清宮諸觀道士都人皆以棚車幡花鼓樂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監成國

公李輔國奏大明宮三殿前設河圖羅天大醮其夜及辰有龍見于御座褥宛轉鱗甲腳跡遍于褥上 三年

王璵驟得政奏置太乙壇勸帝身見九宮寺帝由是專意他議不能奪 初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

事廣修祠祭璵專以祠中帝意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外悵駭帝嘗不豫太卜建言

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

盡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一
震晨至館請事門鏑不啟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庭下悉
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與
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時李泌好神仙嘗道引不食穀肅宗自燒梨與之賡詩
曰不食千鍾祿惟冷兩顆梨

寶應二年代宗初群臣上尊號改元大赦制河南河北
偽度僧尼道士並與正度

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禎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
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
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室給
百戶掃除有詔從之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

不可且婆父之辭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
向背之責帝從之 大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學生滿

百人 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檢校殿中監冲虛先生
申甫上言請下制戒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 四月

甫又上言玄貞觀光天觀並載先帝聖謚請至諱日各
于其觀行香從之 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

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三
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肅宗忌日度僧尼道

士凡二百餘人 十一月潤州上元縣石頭城新置大
曆太乙之觀選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詔天

下仙洞靈迹之處禁樵採 十三年七月新作乾元觀

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也其地馬璘卒時表獻遂命爲觀以乾元名焉 帝誕日諸道爲老子浮圖解禱事常來請皆還之曰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則諸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何以賞賚且飯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帝悅

德宗貞元五年三月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

時姜公輔以直諫忤旨嘗請陸贄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朔親薦享于太清宮 六年上嘗與

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距築城因是開復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道教之費 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舉以賜興唐觀 十三年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
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四年柳泌自
台州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山中浙東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上復遣待詔翰
林服其藥日加燥渴

時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
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以及文武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果有神
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
自銜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
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
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久上怒貶潏
爲江陵令

澤路節度使李抱真晚好神仙餌方士孫季良藥彌覺
困憊乃絕之季良曰僂得仙何自棄也乃復餌竟卒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以內庫錢一百貫賜太清宮道士
人一千 四年上餌金石之藥而疾作

時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
偏重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
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已已以道士劉從政爲檢校光祿少卿賜紫衣并號昇玄先生 二年道士趙歸直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李德裕諫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而慮今所得者皆迂恠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其藥者

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謠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書上肖狀爲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 三年二月命興唐觀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爲翰林待詔敬宗以四月被弑文宗立五月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于嶺表賜浙西送到絕粒女道士施子微紫衣一襲絹六百疋錢器二百事令中使送歸本州命內官張士清押領光順門進狀山人杜景先赴淮南浙西湖南嶺南等道訪求藥術之士仍賜景先衣一襲絹

三十疋 賜與唐觀錢二萬貫充道士劉從政修院
九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常盈等四十人於三殿修三
羅大醮道場 十月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真充兩階道
門教授博士

京兆柳公綽節度武昌時有道士獻丹藥公綽問所從
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
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磁州崔玄亮晚好黃老清淨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命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
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 開成二年正月召
麻姑山女道士龐德祖自錄其門留止 玉晨觀

武宗以開成五年五月即位二月勅十五日玄元皇帝降
生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三日 會昌元年帝受法籙於
趙歸真拾遺王哲諫坐貶 三年四月築望仙觀於禁
中 四年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上好神仙歸真
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
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
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時歸真
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及元超
至與劉玄靜及歸真等膠固同毀釋氏于是拆寺之請
行焉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爲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孔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五年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爲光祿大夫克崇玄館學士今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爲河南戶曹後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自秋來已覺可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乃詔罷正旦朝會賢妃王氏見帝不豫每謂親近曰陛下口煉丹言我得不死虜澤油稿獨憂之 六年宣宗末十月帝受二洞法錄

宣宗大中十一年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集至長安上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遇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許之 十三年太醫李元伯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于背崩懿宗立收元伯誅之

初帝問輔養術於韋澳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恠妄宜斥遠之不聽卒以此致殞

僖宗廣明二年初朝廷督高駢平賊駢縮氣悵恨部下多
散去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
命歸駢駢信任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
先生高駢密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
公焚修功著將補直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
請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又欲以兵威
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說莫耶都駢即以張守一
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處人泄其奸謀乃謂駢
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
謝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
起纒竟已復引出

昭宗龍紀元年初劉巨容能燒藥為黃金田令孜求其方
不與恨之至是見殺滅其族

哀宗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
為太清宮從之 十月司天臺奏星文變現請于太清
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時成德節度使王鏐以房山有西王母祠可求長生每
出遊連月不返

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師北門兩謁聖祖玄元
廟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天下宮觀久失
崇修其兩京宮觀有公田乞免科率俾充齋糧以給正

名道士從之 九月宗正卿李賞上言四方凡有玄元

皇帝官殿處請依舊修飾從之 三年正月中書奏玄

元皇帝降聖節舊休暇三日會昌元年勅休假一日伏

請準近勅從之 四年十二月勅所司于上清宮依舊

造牌額懸掛兼京城內全真觀仍改名崇道觀亦給換

牌額 長興四年七月帝遣豫小康召道士二十人于

中興殿為金籙醮七日而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河中修五老觀

晉 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廢華清觀為靈泉觀 九月召

道士崇福大師張薦明錫以緞布 五年五月賜張薦

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知

別撰新序冠于首卷頒行天下

漢 隱帝乾祐三年右補闕蘇德潛請禁止道士携妻孥

在道宮以汙清虛傷教法也

周 世宗仍稱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

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

山仍令本州以時存問 五年六月出御衣六百餘事

錢四十萬羅穀百疋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蜀 蜀王建永平元年時唐天祐十年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

夫 綱發明曰既曰道士而俾以諫議名實自相戾矣

于光庭乎何誅

蜀王衍乾德五年慧出輿鬼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于王

局觀設道場

閩 閩王璘永和元年以陳守元為天師建寶皇宮居之
守元誑璘曰寶皇命王小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
璘欣然遜位其子

閩王昶通文三年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
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事皆林
與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 唐王昇升元六年初唐主昪方士丹宸成躁急嘗
問道士王棲霞何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
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至是疽
發背謂子璟曰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終

